

③《西征赋》：南有玄灞素渚。《长安志》：少陵原，南接终南山，北直浐水。

④乌帽，暗用孟嘉事，亦兼用管宁皂帽家居事。

登高

朱注：旧编成都诗内。按诗有猿啸哀之句，定为夔州作。

风急天高猿啸哀①，渚清沙白鸟飞回②。无边落木萧萧下去声③，不尽长江滚滚一作衮衮来④。万里悲秋常作客⑤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⑥。艰难苦恨繁霜鬓⑦，潦倒新亭通停浊酒杯⑧。此章总结。上四，登高闻见之景。下四，登高感触之情。登台二字，明与首章相应。猿啸、鸟飞、落木、长江，各就一山一水对言，是登台遥望所得者，而上联多用实字写景，下联多用虚字摹神。罗大经曰：万里，地辽远也。秋，时惨凄也。作客，羁旅也。常作客，久旅也。百年，暮齿也。多病，衰疾也。台，高迥处也。独登台，无亲朋也。十四字之间，含有八意，而对偶又极精确。唐解：久客则艰苦备尝，病多则潦倒日甚，是以白发弥添，酒杯难举。此诗八句皆对，黄生谓结调略须放松。

①梁简文帝诗：风急旌旗断。陶潜诗：天高风景彻。庾信诗：猿啸风还急。

②王褒诗：对岸流沙白。《楚辞》：鸟飞还故乡。此联每句各包三景。又杜诗：“露下天高秋水清，空山独夜旅魂惊。”句中亦含三折。元人诗云：“落日乱鸦红树老，断云孤雁碧天长。”句法相似。其写深秋景色，最为工肖，但语近悲凉，不如杜句之雄壮高爽也。

③《江赋》：寻之无边。《楚辞》：洞庭波兮木叶下。又：风飒飒兮木萧萧。

④阮籍诗：湛湛长江水。《说文》：滚滚，相继不绝也。原本以“落木萧萧下”，对“长江滚滚来”，落下二字，似乎犯重。若以木叶对江流，庶免字复。《楚辞》：洞庭波兮木叶下。古诗：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可以相证。

⑤魏文帝乐府：远从军旅万里客。《楚辞》：皇天平分四时兮，窃独悲此凜秋。

⑥《养生篇》：中寿百年。《史记》：留侯性多病。曹植赋：聊登台以娱情。

⑦《左传》：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《诗》：正月繁霜。《子夜歌》：霜鬓不可视。

⑧《绝交论》：潦倒粗疏。魏文帝乐府：嘉肴不尝，旨酒停杯。朱注：时公以肺疾断酒，曰新停。《绝交论》：浊酒一杯。

胡应麟曰：此章五十六字，如海底珊瑚，瘦劲难移，沉深莫测，而精光万丈，力量万钧。通章章法、句法、字法，前无昔人，后无来学，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，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。元人评云：一篇之内，句句皆奇；一句之中，字字皆奇。又曰：《黄鹤楼》、《郁金堂》皆顺流直下，故世共推之，然二作兴会诚超，而体裁未密，丰神故美，而结撰非艰。若风急天高，则一篇之中，句句皆律，一句之中，字字皆律，而实一意贯串，一气呵成。骤读之，首尾若未尝有对者，胸腹若无意于对者。细绎之，则锱铢钩两，毫发不差，而建瓴走坂之势，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。至用句用字，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，决不能道者，真旷代之作也。又曰：此篇结句，似微弱者，第前六句，既极飞扬震动，复作峭快，恐未合张弛之宜，或转入别调，反更为全首之累，只如此软冷收之，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，未为不称也。昆明池水，虽极精工，然前六句，力量微减，一结奇甚，竟似有意凑砌而成，益见此超绝云。

张綖曰：少陵诗有二派，一派立论宏阔，如此篇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及“二仪清浊还高下，三伏炎蒸定有无”等作，其流为宋诗，本朝庄定山诸公祖之。一派造语富丽，如“珠帘绣柱围黄鹄，锦缆牙樯起白鸥”、“鱼吹细浪摇歌扇，燕蹴飞花落舞筵”等作，其流为元诗，本朝杨孟载诸公祖之。

覃山人隐居

鹤注：公持有云“南极青山聚”，乃指夔州而言，今此诗亦云南极，知覃